

来到特种大队第一天,我发现战士们都理着“锅盖头”

1



裴志海 著
新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一个被人认为是小流氓的少年,中学毕业后,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参军入伍。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,他重新开始自己的青春。从“红四连”的步兵到特种大队的特种兵,再进入“狼人”集训队,经历了诸如纪律、爱情的种种考验,一块废铁终于炼成了一个钢铁战士,一个真正的特种兵。

我被整编到了特种大队

我没到特种大队时心里就有气。我们本来是一个步兵师的红军团侦察连的,部队整编,把我们这个团弄掉了,一部分机关干部去了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才组建的炮兵团,却把我们的红军团的历史也带过去了。我对这事有点意见,那种红军传统是经过几十年的血与火打拼出来的,是经过革命前辈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杀出来的。它不是纸上的历史,而是经过一代又一代军人的血液流传下来的。红军团就是红军团,我们拉出来了就和其他部队不一样,士气好得嗷嗷叫。这不是说过去几个人,把军史馆一搞,随便找个部队就成红军团了。但此事咱做不了主,打住不说。

我们侦察连更惨,不但离开了这个部队,而且还被编到了另一个集团军的一个什么特种兵部队了。我当时对特种兵真的没什么印象,觉得应该和我们侦察连的性质差不多吧,都是一个样儿,没什么新鲜的。所以心里还是很难受,好像没了娘的孩子一样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,全连的人都是,甚至全团的官兵都是这样。那天特地举行了一个整编仪式,阅兵以后,团长站起来拿着麦克风,好像想说几句鼓舞人心的话,但他还没来得及讲话就流泪了,接着政委、副团长也流泪了,我们所有的军官和士兵挺直胸脯站在那里,个个泪流满面。我们都深深地爱着这个部队,爱着我们的红军团。

特种大队的战士们理着我喜欢的锅盖头

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,来到了这个

特种兵大队。驻地位置很不好,那个叫江城的城市是个县级市,刚开始还有点高楼,门前还有霓虹灯什么的,饭店门口也像模像样的站着穿着旗袍的服务员小姐,但车还没开过去,就出现了破破烂烂的灰色瓦房和拥挤的小楼,路边还乱倒着很随便的垃圾。但就是这样,也比我们原来的那个红军团好多了,它在一个山沟沟里,附近就只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镇,周围没有一个像样的城市。但就是这样,我们也不高兴,没几个人会喜欢后娘的。

进了营区,印象更不好了。卫生当然是没法挑剔的,只要是部队,都会打扫得干干净净的,所以这不能说明问题。我听说有些部队更邪乎,首长要来视察,为了在首长来时树上的叶子不掉下来,他们爬到树上把树叶都全部打掉了。厕所也冲好了,还洒上了香水,然后官兵们就不能再用这个香喷喷的厕所了,他们要跑到很远的公用厕所去,这个厕所就是为了等着让首长用一下,虽然首长可能根本就不会用的。不要以为这是笑话,真有这么事。我们红军团经常有首长来视察,但我们就从来不干这种事。我们当兵就是为了打仗,不是打扫卫生的。

我又他娘的扯远了,以后要多看一些小说,学学小说到底是咋写的。

我对这个部队营区印象不好,主要是他们路两边栽的那些枝叶乱蓬蓬的小树从很多很杂,高低不平,一看就知道他们根本就修剪过,显得很整齐。还有他们的营房,有很崭新的楼房,也有显得很破旧的,还有一些是瓦房,一看就知道是很久以前留下来的旧房子,很不整齐。当兵的都习惯了“步调一致”,

它们显然不符合这个标准,显得很乱。营房后面就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山,这山也不好好好,你要么一毛不拔地像个秃顶男人一样,要么树木葱茏很少女也可以啊,它偏偏很不老实,长得男不女的,有些地方是秃子,露着一大片岩石,有些地方偏偏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绿色灌木。营区的大路两边立着大幅牌子,就是雷锋、张思德、邱少云这样的英雄画像,和别的部队没什么两样,上面的英雄事迹我都会背了。

我不喜欢这样的地方,一点自己的个性都没有。

让我们稍微感到有点精神的是,门口的哨兵不一样。我们站岗时都是很规矩地立正站着,他是跨立的,手背在后面,双目炯炯有神地盯着我们,样子真他娘的酷。我们立刻有了劲,伸着脖子往车外面看着,一两个战士在营区里匆匆地走着,他们的发型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,就是前面说的那种“锅盖头”。我在没当兵前,看过许多老美的战争大片,很迷这种发型。我本来以为我们部队也是这么干的,但到了部队以后,才知道大家的发型都是板寸。板寸也很有精神,我就是迷上了“锅盖头”,我自己私下里理了这么一个发型,结果搞得班长很生气,大家都是板寸,就你理个很流氓的“锅盖头”,这不是想和大家对着干吗?这不是不“步调一致”了吗?他那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“锅盖头”,他说我这头是“流氓头”,给我两脚,让我在半小时里跑步过去重新理成一个板寸,不行就理个秃瓢。我一气之下就理成个秃瓢了。那段时间我那些不着调的老乡总是喜欢跑到我们连队来找我,找我就没别的事,就是趁我不注意时,摸一下我那个亮

闪闪的秃瓢。

我和老李分到了一个班

我们的车开到了营区的操场上,那里有不少“锅盖头”,他们整齐地站成两排,背着手,古铜色的脸庞紧紧地绷着,阳光照着他们,脑袋上被剃光头的青皮一闪一闪的,散发出来的沉稳、雄壮的气息让你一下子把神经都绷紧了。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西安兵马俑,那个沉默的庞大的兵阵,它所透露出来的雄性力量,一下子就让我征服了。我看到这些“锅盖头”们时突然想起了电视上的这个画面。我瞪大眼睛,眨都不眨地看着他们。他们面无表情,就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样,我突然感到一阵亲切,这才像真正军人的模样!

后来我才知道,当时潘连也在那里,但我根本就注意到他,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们的“锅盖头”上了。我感到有点发愣:这个部队的制式发型原来是“锅盖头”!这真是太好了。我本来对这次红军团被整编掉一肚子气,情绪很大,但因为看到了这些“锅盖头”们,气就消了不少,我甚至已经冲着他们的“锅盖头”喜欢上这个部队了,但我还不好意思立即就露出笑脸来,我得有志气些。

现在想想,我那时喜欢“锅盖头”并不是觉得它酷,比它酷的发型多了,有些家伙还能在头上理出一个足球或是稀奇古怪的图案呢。我主要觉得板寸太平常了,而“锅盖头”很有男人味,野性十足,很有味道。

我们侦察连在操场上很可怜地再次被拆开分到了各个连队,那些“锅盖头”们按照名单,把我们像古罗马奴隶市场上的

奴隶一样领走了。这个决定真是英明伟大啊,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流淌着原来那个部队的血液,我们要还是聚在一起,肯定就没办法融进这个部队了。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性格。

我、老李、周志军和其他八个战友被分到了特战营一连。我在这个小说里主要讲老李、周志军和我,我刚学写小说,人物太多,我说不过来。老李就是李文旺,他是个三级士官,前年都当爸了,我们因此都叫他老李。虽然很理解人家的做法,但心里还是有点不好受,毕竟是朝夕相处几年的战友了,周志军的眼睛都红了,他毕竟才刚当了一年兵,有点舍不得他的老班长。我急忙过去拉着他:“没事,兄弟,还有我和老李呢,你放心,我们会照应着你。”我们三个原来就是在同一个排里,也是玩得最好的兄弟。他不好意思地揉了一下眼睛,红着脸点了点头。这小子长得很秀气,我们都很喜欢他。

我本来以为他们会在连队门口列好队欢迎我们的到来,摇着小旗我就不抱希望了,至少应该拍着巴掌欢迎我们吧,让我们一来心里就熨熨烘烘的,觉得这像是一个大家庭。如果能给我们打来热乎乎的洗脚水我也不反对,毕竟我们的老部队刚被整编掉,我们坐了几千里的火车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,有些委屈是人之常情,需要安慰也是人之常情。我们刚当新兵到部队时,老兵们从大门口一直站到了连队门口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,哪怕我们是深夜来的,也照样如此。

但这一切都没有,连队门口除了一个值班员,没一个鸟人。我们到了连队又被打乱分开了,我和老李被分到了一个班,周志军到了另一个班里。

冯石本想去收买工人,却被工人刺了一刀

9



王刚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主人公冯石是一个地产商,表面上是一个拥有财富的贵族,但实际上却过着一种入不敷出的生活。冯石为了打造自己的“Modern”,不得不从银行大量贷款。于是,徐行长的儿子徐绅、酱油厂厂长毕石章、海归行长周冰雪、市长助理林肖肖等人一起上演了一场戏剧人生。

[上期回顾]

一晃两周过去了,冯石天天在为土地证而奋斗。他手上虽然有五千万,但光是贿赂官员的钱就得两千万,剩下的还要开支目前公司的开销,而拿去换土地证的钱根本就有多少,冯石只打算拿一千一百万去换土地证,但这些钱太少了,土地局不答应,于是他找周冰雪,但周冰雪依然不肯贷款给他,冯石决定发动工人闹事。

地产风云

冯石拿十万元去收买周建忠

冯石在进老酱油这座老工厂时,有意识地没穿西装。他是来找工会主席和那些工人的,他想亲自去收买他们,他想让他们多少做些让步,等到自己翻过身来,再彻底为他们解决社保和医保。买断工龄的钱也分三次给。如果他冯石这样做,真的激化了一些矛盾,那可也不一定是坏事,也正好让可怜工人们给市里增加压力。

但是,任何聪明都会有它的反面,万一他捅了一个马蜂窝呢?他因为自己的赌棍本性,而坏了自己一生的大事呢?

那周建忠住在离厂长不远的地方,他们隔了一栋破砖楼。冯石一敲他家的门,就听见了一片狗叫声。门开了,就是周建忠本人,他看着冯石愣了一下,才认出来,说:噢,你呀,你找我?冯石从他的口气里听出了明显的不友好,他说:老主席,我专门来看看你。

周建忠往回看看就冯石一个人,他有些惊奇,就说:你一个人来的?

冯石说:我们不像国营企业,我们不养闲人,就我一个人。

周建忠说:进来吧,我家又脏又臭。冯石进去之后,被一种强烈的臭味呛得差点昏倒在地,许多围在栏里的狗都向他盯着看,表情很不友好。冯石从上衣的内侧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十万元的支票,说:这是十万,小意思,如果你用支票不方便,我可以让老总给你送现金来。

周建忠仔细看看那支票,说:你今天来,是想贿赂我吗?那你可真找错人了。

冯石一愣,他没有想到这

么穷的人,也会拒绝自己。

周建忠说:我承认,在当这个老酱油工会主席的十多年里,我看到了很多次毕石章他们的违规、违法,我现在想想很难过,我那个时候,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坏了良心呀。有时候就是很违心,我就是充当了毕石章他们这些人的傀儡。我明明知道,自己装傻是对工人的背叛,我很操蛋,面对他们的权力,我也很无奈。老酱油被弄成这样,我周建忠也有一份,我他妈的活该,这一次我带大家起来,为什么?我们已经没有活路了,如果我再不站出来,那我就成为工人的罪人。你以为这光是钱的事吗?

冯石的脸红了,就是在那刹那间红的。他站了起来,朝外走着,他猛然觉得有些不甘心,内心挣扎起来。他说:现在工人情绪怎么样?

周建忠说:不好。挺不好的。你们说了一周解决,现在已经过了两周半了,大家眼巴巴地盼着,都对你们有些失望。

冯石羞怯地笑笑,说:但是,我真的跟工人阶级有感情。

周建忠突然哈哈大笑,笑声巨大,吓了冯石一跳。

冯石被工人刺了一刀

这时,周建忠家的门被猛的一脚踢开了,走进来两个中年工人,都喝得有些醉。他们是来找毕石章的,一看冯石在,没有说话,上来就一把抓住了冯石的领子,说:你说话不算数,你骗我们,那天开会,你他妈的说的比唱的都好听。你说什么,你忘了没有?

冯石说:你们能不能先坐下?那个工人说:去你妈的,坐什么?老子家里锅都揭不开。冯石说:有话好好说,别骂人。我是来解决问题的。那工人说:你就是个骗子,你解决你妈的问题去吧。

冯石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,他被激怒了,他也提高了声音,他说:有钱买酒,喝拉那么多,还没有钱吃饭吗?我又不是你爹、你妈,去找他们去。那两个工人听他这么说,一愣,反而说不出什么了。

冯石又说:几千万,几个亿,几十个亿,我是说过,那是搞建设的,是投资的,我一分也不会给你们。看你们这样,我就知道你们这老酱油是怎么垮的。有本事,去找市政府,找区政府,让他们去解决吧。冯石回头看着那个骂他的工人说:你这种人,饿死活该。

两个工人气得跳了起来,其中一个从腰里掏出了刀,他拿着刀向冯石扑过来。冯石害怕了,他没有想到工人带着刀,或许工人本来是想用刀吓唬毕石章的,可是他们现在冲我来了。冯石转身就朝里屋跑,没跑两下,就被那工人一把抓住,然后朝冯石的屁股上给了一刀。冯石感觉被划了一下,像是衣服上突然裂开了一道口子,有股凉气涌进来,非常清澈,如沐春风。

冯石慌忙跑回了外屋,他想跟周建忠说什么,还没有说出来,另外一个工人竟然把狗笼子的门一下子就拉开了,里面七八只狗一起朝外扑来。还真是奇怪,它们不咬任何人,都冲着冯石跑过来。

第二天上午,老酱油的工人们冲出厂大门,在长安街延长线以北的街上打上了大标语:我们要活,我们要吃饭。警方出动了,他们调来了

防暴队。他们戴着防暴头盔,手里拿着盾牌和丁字警棍,和老酱油的工人形成了对峙。

冯石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,不过不是在现场,而是老酱油对面的大楼上,当被关树对买的职工代表给他们打了电话之后,他们就朝这边赶。在离这儿还有一公里多的小路上,他们停车走路,然后他们爬上了这幢楼的露台。

冯石躲在日本松下巨幅广告牌后面,先是说:我们控制这片地方之后,第一件事就是把这狗日的小日本的广告牌去掉,我看见他们的东西,心里就不舒服。我很讨厌日本人,你们呢?

姜青和关树都没有说话,他们一直看着那些躁动的工人们。冯石赞叹着,说: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。那时天天都是这样。然后,冯石拍拍关树,说:给《北青报》《北京晚报》打电话了吗?

关树说:刚才你不是自己亲自打的吗?

冯石笑了,说:我一高兴,就把什么事都忘了。对了,还有个《为您服务报》,快,快打。跟他们说,这儿有全世界最好的新闻。

关树开始打电话。

冯石不干了

我不干了。这是冯石再见到林肖肖时,说的第一句话。

那是在新世纪饭店的商务酒廊里,当冯石第一次说出这话时,姜青和关树首先呆住了。因为在这之前,冯石没有对他们透露这方面的想法。

林肖肖也愣了一下,他在工人闹事的当天晚上主动约冯石见面,他走进32层商务酒廊

时,显得有些急躁,有些气喘。冯石问他想喝什么时,他也没有回答,就好像他没有听见一样。林肖肖坐在那儿,显得很有架子,他表示出对冯石不满意,说老酱油的事情上面几乎都知道。他还说为这事他很不安。最后,他有些沉重地说,昨天,副总理把他跟另一个副市长找去了,他们亲自过问这件事情,唉,这些工人闹得太大了。

冯石没有对林肖肖说自己被刀扎,被狗追的事情,他只是说:我不干了,这老酱油的事情,我不干了。麻烦你们转告市领导,我冯石就是不挣这钱,也不干了。

林肖肖没有想到冯石会这样,他一时有些不明白,他本来是想批评冯石几句,想让他多掏钱、快掏钱的,却没有想到冯石说出了这种话。

林肖肖说:把事闹得这么大,我已经向市委汇报过老酱油的事,我在副总理面前也提到了你和你的公司,大家都对你冯石有很好的期待,可是,你却不再干了。

冯石叹了口气,说:没有人实实在在地支持我,全都跟我打官腔,为了把老酱油的事情办好,我已经操碎了心。

林肖肖听懂了冯石说话的意思之后,脸上露出了讥讽的表情,他不光是听懂了,而且也看透了冯石的心思,他说:你真不干了,我也不勉强,如果我找了别人,你千万不要后悔。

冯石上前一把拉住了林肖肖的手,看着林肖肖,脸上的表情充满诚意,他的嘴唇颤抖着,可是话却一直说不出来。姜青和关树紧张了,他们看着冯石,不知道他这个戏该怎么演下去。